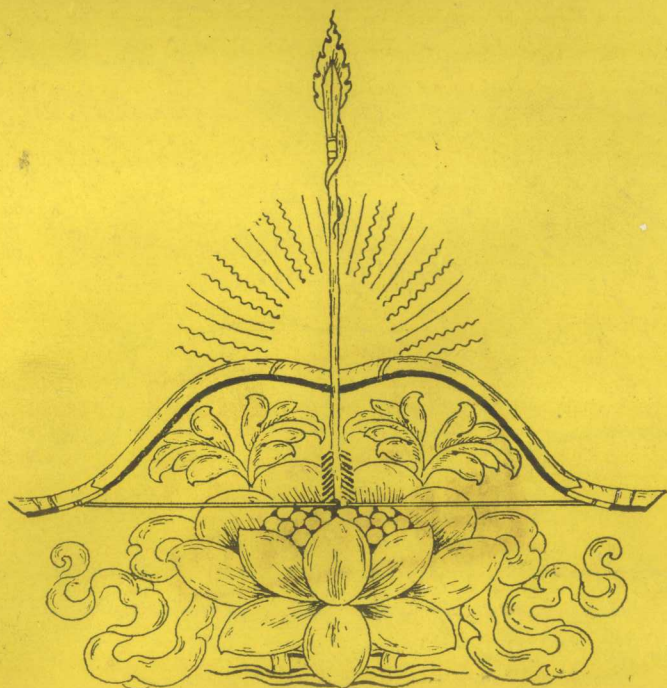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格萨尔史诗》资料小辑

《གཞི་མཐུང་གཞིའི་དབ་རྒྱུད་》

第 六 辑

汉译分部本专辑



四川省《格萨尔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

封面藏文题字：土登尼玛

封面设计：云登次仁

责任编辑：望 潮

I242.1

147

:6

目 录

征服雪山水晶国	1
松巴与岭国之战	109
地 狱 救 妻	132

征服雪山水晶国

意西泽珠

译

许珍妮

第六章

魔国魔将暴戾恣睢

昂堆赤扎吼哮如雷

噶伦曲珠愤怒出战

佳察败阵初扬军威

在雪山拉达克的将佐中，猛将毕扎昂堆崩仁以刁悍著称，长臂的绰号也因此而得名。他恃才傲物，根本不把岭国放在眼里。这天，只见他身着黑色熊皮作里子的名青叫扁叶青石的黑色铠甲，头戴笔直的黑色九峰铁盔，上插黑色猪尾似的帽翎，腰别一把名叫“吮吸魔血”的长剑，剑柄上还系着一束整齐的黑色络纓。他右边挎一根虎皮箭囊，似黑熊张着血盆大口，里面满满装着五十六只毒箭。他左边挎一形如昂头乌龟的豹皮弓袋，袋中装着力大无比似千钧霹雳的硬弓。这时，那头腾空青头骏马背上，侍从已为他备好了龙纹铁鞍，不一会，毕扎昂堆披挂停当，活象一尊乌云簇拥的风雨中的岩山。他扬鞭驱马，风驰电掣般向岭营奔去。在离岭营不远处，他紧勒辔头，一下停了下来，唱起了《情理歌》：

张口要唱阿拉歌，

张嘴要哼塔拉调。

欢喜王^①护法神明，

牯牛头面众神明，

祈请个个附我身，

殄灭岭敌化灰尘。

要问这是什么地方？

雪域纳塘茶莫草地。

再看看我是什么人？

我在拉达克王帐下，

武艺超群英勇绝伦，

我名英雄昂堆崩仁。

岭国强人你竖耳听，

拉达克分农区牧区，

牧区山岩彻骨冰浸，

农区峡谷炎热烤人。

寒暑悬殊因地势险峻，

乍寒乍暖酷似阴曹城。

岭国兵好似城中鬼魅，

我王似城中的阎罗君，

毕扎五虎是阎罗差吏，

殿前牛头是昂堆崩仁。

差吏执长剑两旁林立，

今日要将尔岭国群贼，
统统驱赶进地府大门。

可怜的岭国猢猻们，
不守巢穴太不安份，
无端入侵是为何因？

要想战胜我昂堆崩仁，
要想霸占我雪域之城，
除非你能倒转乾坤；

要想征服我毕扎五虎，
除非你是不死金刚身；

要想我八十猛将慑服，
除非你力如狮虎鹏鲲；

要想主宰岗底斯圣地，
除非你俱有湿婆^② 威灵。

岭贼何等疯狂猖獗，
敢对我国大举入侵，
尔等美梦妄想实现，
谁胜谁负今朝我定。

今日昂堆我亲自上阵，
从东到西将岭营踏平，
扯下你岭旗脚下踩，
砍下你贼头地上扔，

彻底捣翻你懦狐穴，

岭娃们可曾听得真。

昂堆唱完后，趾高气扬，肃杀慑众。他双脚紧夹马腹，蹬住马镫，勒紧缰头，两眼死盯住岭营，准备和出阵的岭营先锋勇将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厮杀。

这时，岭营中北方珊瑚国的噶伦曲珠早已披挂停当，就在昂堆话音一落之际，他象电闪一般快马冲到了昂堆面前，挡住了昂堆去路。马背上的曲珠，手持长矛，神气自若，气宇非凡。只见他将紧握的长矛在地上狠狠捅了三下后，志满意得地引亢高歌道：

阿拉歌句句高亢，

塔拉曲声声铿锵。

格萨尔护法神王，

祈助我杀向战场。

要问这是什么地方？

是雪山拉达克域疆。

认不认识我是何人？

格萨尔王麾下近臣，

噶伦曲珠是我大名。

昂堆崽子你仔细听，

听我将真谛来道明：

拉达克果真寒暖不定，

我岭国自有回天之力，
岭王慈悲驱寒又送春。
雪王果真以阎罗自命，
我岭王自有伏魔本领，
似忿怒文殊③将阎罗威镇，
毕扎家果真是阎罗差吏，
我岭将便是那差吏克星，
武艺高降魔伏敌力千钧，
你昂堆果真是殿前牛头，
曲珠我有神通将尔严惩，
挑出黑心肺挖你狗眼睛。

征服拉达克群魔孽障，
为的是要将佛法弘扬，
为的是我岭国的安康。
重开朝圣的雪山大门，
是高原我藏人的愿望，
王要完成的伟业一桩。

我赫赫勇将十八，
定叫你魔将横尸，
我岭国雄狮大王，
定主宰雪山底斯，
那莲花生的化身，
那人世间的旭日，
我岭国格萨尔王，

定攻克水晶城池。

我再将道理讲一讲，
我岭国的神圣属土，
亘古就是柏达联邦，
拉达克你蛇蝎心肠，
反客为主出言无状，
岭国出兵正义申张，

你拉达克贪婪造罪，
任你横行难遂所为。
猛虎居住的密林，
懦狐想霸占实可悲！
雄鹰翱翔的峰顶，
房雀想比试实可悲！
岭国神兵通往之地，
拉达想阻拦实可悲！

今日我旗开头一仗，
斩你昂堆娃去领赏。
要归降趁早快告饶，
有亲眷快将遗言讲。
心中甜蜜是听劝告，
装聋作哑无异自戕。

噶伦曲珠唱完后挺矛拍马，和昂堆厮杀了起来。只见他对准昂堆的肩胛闪电般地连刺了数枪，可结果都刺而未中。

因为昂堆气数未尽，这天该当他不是魔运终结的日子。昂堆见曲珠来势这般凶猛，顿时魔火中烧，怒愤填膺，圆瞪着的那一对牛眼里飞溅着火星，满口黄牙直咬得咯咯咯作响。他竭尽全身牛力，高高抡起他那把“吮吸魔血”大刀，向岭将曲珠猛地砍了过去。忽听得哐当一声脆响，曲珠的长矛顷刻间断成两节。旗开不利，曲珠心中不禁打了个寒颤，知道今天不是结果昂堆的吉日，于是，调转马头，一溜烟跑回了岭营。

看见曲珠败北，昂堆得意非凡，他一抖缰绳，踌躇满志地挥舞着大刀，摇晃着脑袋，忽地又朝岭营西蒙营地径直扑去。而蒙营地的蒙兵们全无准备，猝不及防，纷纷往两旁躲闪。贼将昂堆左右腾杀，眨眼之间，十余名士兵皆成了他刀下的鬼魂。在这危急时刻，蒙将玉珠扎巴带领一队蒙兵，执戈握刀，迎着疯狂的昂堆扑杀过来。杀红了眼的昂堆这时更加猖獗，他左抵右挡，横劈竖砍，使得蒙兵个个近他不得。当他杀开一条血路，冲出重围后，又趁势杀向了营盘腹地的夏洛营地，一路上，他象削元根萝卜似的砍倒了夏洛营地的许多士兵。杀兴大发的昂堆更加得意忘形，他神气十足地将血糊糊的大刀往马鬃毛上来回一晃，拭去血迹以后，竟拍马朝岭营的神帐冲去。勇将们见他如此丧心病狂，个个咬牙切齿，怒不可遏，人人手执刀枪剑戟，齐涌向魔将昂堆。在这一场恶战的阵势上，只见刀光闪闪，剑影森森，寒气袭人，尽管岭将们嘎嘣善战，终因昂堆崩仁气数未尽，还是胜他不得。魔将昂堆眼看难以敌众，他决心再次杀到岭营力量薄弱的夏洛部营地。主意一定，他便虚晃一刀，佯装败阵，跑不多远，他便拨转马头，重又闯入夏洛部族营地去，一刀将夏洛

营地的唯一的千里挑一的那匹宝马杀了。接着，他又闯入了呷德部落营地，砍翻了数名头插翎的士兵。呷德营地的勇将曲穷白腊见状，立即飞身上马，截住了昂堆的去路。双方立即厮杀起来，在一来一往的几个回合中，曲穷白腊的刀锋始终难于接近昂堆。他越杀越气，越气越急，心想，看来此人乃非常之辈，可能炼就了刀枪不入之术。于是他决定赤手空拳和对方肉搏一番。主意定下后，曲穷白腊便丢开兵器，撩衣扎袖，张开双臂，大吼一声，向昂堆崩仁腾扑过去。昂堆被曲穷白腊这一招给弄懵了。他料定曲穷白腊非凡夫俗子，怕自己不慎而出差池，于是急忙冲出岭营界外，口打一声长哨，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野外的丛林之中。

战斗结束，岭营的文臣武将们汇集到雄狮王的寝帐，将魔将昂堆崩仁冲踏岭营的经过向格萨尔王作了详细禀报。

“昂堆气数未尽，现在还不是降伏的时辰，你们当然伤不了他。”听了禀报的雄狮王嗔爱地说道：“今天他冲闯了我岭营，只要没有伤着我岭的勇将就算是幸事。昂堆他本是恶魔毕扎家族之子，一生戎马倥偬，谙练妖术，切不可等闲视之，以后务必加倍小心才是。”

自昂堆单骑骚扰岭营之后，雪山兵和岭军之间都偃旗息鼓相安无事地过了好几个日子。

转眼又是几天，在一个祥瑞星宿会合的逢吉日子，北方珊瑚国的噶伦大臣曲珠，为了雪涤昂堆踏营之辱，亲自统领了一百名虎彪彪的决胜骑士，来到和雪山营地仅隔一箭之遥的地方，紧勒辔口，仔细察看了对方的军力布署情况，然后向对方唱起了《试探歌》：

悦耳要数阿拉歌，

动听还是塔拉曲。

岭地的众护法神祇，
今日祈助英雄得胜。

这儿是什么地方？
这是拉达克北方。

若要问我是什么人？
我冲锋杀敌打头阵，
驱魔逐怪遐尔闻名，
我是岭国曲珠大臣。

面前的拉达克官兵，
听我述说别战兢兢，
你拉达克似饿鬼城，
魔鬼王臣罪恶尤深，
敌视善业冥顽邪见，
截断底斯朝圣路径，
珊瑚国财产被囊括，
虎视眈眈将岭国轻，
罄竹难书桩桩罪孽。
岭国出师伐罪吊民，

为谋高原藏人大事，
为替珊瑚邦国雪恨。

那日昂堆滋扰岭营，
偶然侥幸未被生擒，
苟延时日逃得一命，
虎口余生英雄虚名。

有胆量就快快出阵，
誓与尔等见个输赢。
不怕你强将一大批，
比武场就是这草坪。
先比箭技高与低，
后比刀路乱与顺，
再比枪法邪与正，
谁胜谁负今朝定。

倘若不敢阵上会，
拉达便是懦狐辈，
倘若对垒无虎劲，
便是赖皮狗一类，
倘若龟缩巢穴内，
连狗类也不匹配。
理解歌儿心甜美，
不听忠告无福份，
尔等应该细品味。

曲珠一唱完，刀出鞘，箭搭弦，严阵以待，机警地注视着对方的动静。不一会，拉达克营帐中闪出一员猛将。这员猛将名叫佳察格波。他身后还尾随着百余名彪悍人马，似旋

风一般冲了出来。他们一到曲珠面前，在团团尘烟中，佳察格波手晃大刀，放声唱道：

阿拉歌儿放声唱，

塔拉曲儿音高亮。

雪山佛地众护法神明，
祈在我英雄身旁驾临。

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
雪山中段纳察草地。

看看我是什么样人？
英雄佳察格波是我，
我是拉达克的噶伦。

红蠢贼你竖耳仔细听，
我早知你名曲珠噶伦，
久仰你大话懦夫美名。

英雄无敌毕扎五虎将，
剽悍凶猛遐尔闻名，
那日昂堆只身踏岭营，

你曲珠吓得夹尾狂奔。

昂堆似猛虎一声怒吼，
你丧魂落魄北地逃命，

狐臭味臭了草场遍地，
英雄懦夫已泾渭分明。

可怜虫你仔细听清爽，
拉达王权势远达四方，
主宰底斯是天的心意，
岂任你岭国称霸逞强。
拉达克土地尺寸不让，
纵使只有鞍垫般大小，
要侵我主权那是妄想。

我抢掠珊瑚国事儿小，
未毁城已算我大度量；
我占领柏绕国事儿小，
未占岭国算我大气量。

就在今天这个时光，
刀刃滋味你先尝尝，
将你孽贼剁为肉酱，
那时悔恨有何用场！
善听劝告耳顺心畅，
装聋作哑灾祸自当。

佳察格波唱完，唰地拔出大刀，吼叫着向噶伦曲珠杀了过来。曲珠沉着应战，心中不断默祷着格萨尔王。由于格萨尔王神力的保佑，佳察格波的黄铜鬼头刀怎么也近不了曲珠。机警的曲珠趁他落空一刀的刹那，抢步上前，翻腕一

刀，随着弧形的刀影在佳察格波头上一闪，他的右臂便随着黄铜鬼头刀一起扑通一声掉在了地上。独臂的佳察格波忍住巨痛俯身用左手将黄铜鬼头刀拾了起来，猛地向曲珠砍了过去。曲珠的铠甲顿时被削去好几块甲片，险些伤着了皮肉。曲珠为之一惊，趁机向他还未缩回去的左臂又是一刀。佳察格波的左臂连同黄铜鬼头刀一起掉落在地。断去双臂的佳察格波向一节乾柴筒矗立在马背上，左右晃荡了两下，便身不由主地澎的一声从鞍背上滚落下来。曲珠催马上前，手起刀落，取下了佳察格波的首级。岭国官兵一下士气大振，口哨声、喊杀声四起，蜂涌着向敌群冲杀上去。他们个个象鹞鹰扑进鸟群，将雪山兵冲得七零八落，杀得人仰马翻，有的当即毙命，有的负伤倒地，有的则被生擒。除三名腿长的得以逃生外，其余全部覆灭。

战斗很快结束。曲珠率领一彪人马欢天喜地返回岭营。为了庆贺珊瑚国勇将曲珠的重大胜利，岭营中举行了盛大的如同祭祀天神一般隆重热烈的庆功典礼，还举行了赛马、箭技等各种比武活动。

第二天，在拉达克军帐，魔臣毕扎五虎中的老三，绰号万夫屠户，本名叫赤扎拉玛的，在他听到哥哥昂堆崩仁只身单骑闯了岭营，已安然返回的消息后，便按捺不住，心驰神往，很想荣立奇功，以壮自己声威。今天，他身着英雄战袍，各种兵器披挂停当，飞身跨上火龙驹，好似红衣妖魔出征一般，催马扬鞭径直朝岭营方向飞驰而去。

赤扎拉玛踏进岭营驻地，一反常规，不遁名报姓，连一首阿拉歌也不唱，便举刀凶猛地向着蒙族营地冲去。他一口气就接连砍杀了十余名迎面扑来的骑兵。蒙将扎呷达曾闻讯，

气得满脸青筋暴绽。旋即跃马横刀，飞赶到赤扎拉玛面前，
 开口唱道：阿拉歌声声高亢，
 塔拉曲句句激昂。
 蒙山宝吉峰顶顶礼，
 红缨瞻婆拉④ 洞察凡尘。
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？
 是雪山中段纳茶区。
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？
 是岭属神圣蒙地，
 我名神箭手扎呷达曾。
 我武艺精湛箭艺通神，
 我是格萨尔麾下大臣，
 岭国的十万大军中，
 我统率着左翼大军。
 魔逆们俯首静听，
 岭营有万马千军，
 你匹马斗胆踏营，
 碰上我扎呷达曾，
 今天你该当短命，
 神箭将你魂魄引，